

世界
文学名著
首次翻译本
丛书

ShiJieWenXueMingZhuShouCiFanYiBenCongShu

Sheng Huo

生活之梭 Zhi Suo

下

[英] 伯内特 / 著
彭开明 / 译

5
0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世界
文学名著
首次翻译本
丛书

ShiJieWenXueMingZhuShouCiFanYiBenCongShu

藏书

Sheng Huo

生活之梭 Zhi Suo

下

[英] 伯内特 / 著
彭开明 / 译

271.2.45

B918=3.0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之梭 / [美] 伯内特著; 彭开明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世界文学名著首次翻译本丛书)

ISBN 978-7-80647-401-3

I. 生… II. ①伯…②彭…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3014 号

书 名: 生活之梭·下

作 者: [美] 伯内特著 彭开明译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46 万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59.60 元 (上下册)

书 号: ISBN 978-7-80647-401-3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二十五章	“我们开始娶她们了,我的好孩子!”	(1)
第二十六章	“该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你——你呐!”	(11)
第二十七章	生命之曲	(20)
第二十八章	贝蒂的话引起了他们深思	(28)
第二十九章	接起格·塞尔登这一头的线索	(33)
第三十章	浪子还乡	(38)
第三十一章	不,她不会的	(49)
第三十二章	一次盛大的舞会	(56)
第三十三章	为着简小姐	(71)
第三十四章	红头戈德温的轶事	(85)
第三十五章	激涌出来的感情浪潮	(93)
第三十六章	处处路边皆贫民	(101)
第三十七章	封闭的走廊	(110)
第三十八章	香狄餐馆	(118)
第三十九章	在沼泽地里	(135)
第四十章	“此事不可一而再。”	(142)
第四十一章	她将有所行动	(150)
第四十二章	在舞厅里	(158)
第四十三章	他最后的机会	(164)
第四十四章	拂晓时的脚步声	(171)

● 生活之梭

第四十五章	丧钟	(178)
第四十六章	胆战心惊候噩耗	(188)
第四十七章	“没有一丝音容让我铭记于心。”	(197)
第四十八章	重要时刻	(204)
第四十九章	斯托恩哈姆与布罗德莫兰兹各表一枝	(223)
第五十章	亘古原始的东西	(232)

第二十五章 “我们开始娶她们了，我的好孩子！”

邓霍姆勋爵和长子韦索尔特勋爵在正餐后抽着烟，一道在铺着大块草皮的平台上漫步。平台俯瞰着下面的园林和庭园。园子似乎没有边界，一直延伸到远处略呈紫色的大地上。巍然耸立的巨大的灰色城堡在蓝天衬托下显得轮廓鲜明。尽管时值清静的晚间，天空中这里那里现出了星星，刚冒出的月亮低低地挂着，但暮光几乎仍然像日光般明亮。两个人周围的巨大空间一片肃静，远处不时传来牧羊犬驱赶主人的羊只进羊栏的吠叫声，羊儿间或温和的哀诉声，母羊对躁动不安的纤弱羊羔的咩咩叫喊的温柔回应……这些声音在空中飘荡着，突出了妙不可言的完全静谧的气氛，为行将逝去的一天的夜间安睡图添上了可爱动人的一笔。此时此地，作为朋友的两个人一道溜达，望着这一异乎寻常的美景，有时保持肃静，有时进行经过缜密思考的交谈。这两个人——父与子，是朋友，是知己。从韦索尔特第一次记得自己形成了鲜明的孩童个性时起，便一直存在这一关系。他们一直互相有好感，这种好感和相互间的亲密关系随着岁月的变迁日渐加深。邓霍姆勋爵正正派派地度过了六十年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生活后，无论穿上乡下人的花呢休闲服装还是晚礼服，都是一位体格健美、外表英俊的男子汉。儿子三十有三，仍然钟爱他。

“你看见过她？”他问道。

“不过是远远地一瞥。她驾驶轻型二轮车同安斯特鲁瑟斯夫人穿过湿地。她很会驾车，而且……”他说着笑了起来，一边轻轻弹了弹烟灰，“她头部和肩膀的背面看上去很美。”

“这位美国女郎眼下无疑是个需要考虑的要素。”邓霍姆勋爵并非轻率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任何年轻女子都是个要素，但这位美国女孩眼下……眼下……”他稍停片刻，像是在考虑什么，“一开始，她们刚刚在我们中间现身时，根本不

必考虑她们。通常都是些带着离奇古怪的异国情调的有趣的小不点，举止和声音都很奇特。她们常常极能逗乐子，人们喜欢听她们饶舌，欣赏她们快活轻佻的姿态。她们正是带着这种姿态击败了我们那些多余的有时也非多余的行为准则，就像一匹狩猎用马越过设置了五个门闩的栅门。不过，我们从来没想过要娶她们。但我们没有十分认真地对待她们，结果却开始娶她们了。我们开始娶她们了，我的好孩子！”

最后这句话脱口而出，表明他突然冒出了一丝忧虑情绪。韦索尔特不禁笑了起来，他父亲回转身望着他，也笑开了。但接着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情。

“起初，一切都相当混乱。”他继续说道，“事情处理得不公平合理，有些坏种将这种事看作在他们这方是一种有利可图的算计，而在另一方却成了一种愚笨的、怀有卑鄙的野心之举。不过，否认那是个非凡的国家，也是不明智的。他们各方面都是传奇式的，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拥有辽阔的疆域，各种宜人的气候，丰富的矿藏，各种各样的产品，适合种植任何作物的土壤，能满足各种作物需要的充足的阳光和雨水。最后一个方面——或者不如说，首要的方面是：被看作是一个民族的人民，他们正处于繁华的青春时代，虽说其实起初是英国国籍，以至我们英国人天真地相信这是我们“拥有地球”的一个方法。这个比喻是美国用语，我留意记住了。咳，反正，望望地图吧——望望地图，我们在那儿呐。”

他们经常一块讨论两国关系发展问题。邓霍姆勋爵具有深远、清楚的逻辑，业已意识到，两国间交往奇怪地不显山不露水地日渐增多，这可能是不以轻心的值得思考的课题。

“我们习惯有点儿将美国、美国人看作取笑对象，有点类似大人以俯就心态友善地拿小孩早熟现象或是想入非非的念头进行消遣。但这位小孩长得飞快，很惊人。这，可能是诸多因素造成的。”

邓霍姆与斯托恩哈姆之间的相互来往不常发生，限于礼节性的。年幼的安斯特鲁瑟斯夫人刚嫁过来那会儿，邓霍姆府上的人作过拜访，返回时对这位穿着奇妙的女式礼服、一双眼睛流露出幼稚、局促不安神色的小个子美国新娘有种说不清楚的同情感。多年来，安斯特鲁瑟斯夫人身体一直很虚弱，无法拜访或是回访他人。人们听到了有关她身体状况显然极差以及她丈夫的庄园现状的那些令人不快的传闻。

“鉴于这两个家庭多年来关系显然一直很紧张，”邓霍姆勋爵说道，“听说那位妹妹突然现身煞是有趣，似是暗示和解。你是说，这女孩是个不同寻常的人。”

“根据所听说的，假使她是位英国女孩，在一家英国庄园里长大，便会不同寻常。一位美国人第一次造访英国，竟然对一个弃置不顾的地方一下子看出了它的实际需要，令人感到惊讶。人们会想，她对那儿究竟会有什么了解？但显然她又确实了解。他们说，她没有任何失误，甚至与村民打交道时也没有。她正设法让所有需要活儿干的人有事可做。结果当然是激起了乡下人的极大热情。”

邓霍姆勋爵一边心旷神怡地吞吐烟圈，一边大笑起来。

“她多聪明！多么明智的美好感情！是了——是了！她显然是在哪个地方学到了东西。或许，纽约人发觉给年轻女子进行英国庄园管理方面的专业训练是明智之举。谁知道呢，是个不坏的主意。”

韦索尔特解释说，是乡下人的热情，在某种意义上为她传了名声。人们听到了她的一些起说明作用、有启迪意义的轶事趣闻。他讲了好几个这方面的值得洗耳恭听的传说。显然，她具有幽默感以及出人意料之外的洞察力。

“有关多比老人的海泡石制的烟斗的故事中有个细节，”韦索尔特说，“让我极其开心。她在没有伤他老年人的感情以及让他极感难为情的情况下，设法向他传达了这一意思：假如他更倾心于陶土制的长烟斗或是他那支欧石南根制的旧烟斗，便不需要非得抽那支新买的烟斗不可。他可以将那支烟斗当作纪念品。现在问题是，她怎么做到这点的，同时不使他吓得够呛，惶恐万状，生怕她以为她对她的礼物不那么感恩戴德。但他们告诉我，她办到了，多比老人欢天喜地，高兴死了，每天就寝都带上那支海泡石制的烟斗。不过，只有在礼拜天才用上它。邻居从教堂回来时，他坐在窗户旁边吞云吐雾。知道老人心里可能最倾心自己的旧烟斗，可是个聪明的女子呐。”

“是个大有趣味的聪明的女子，”邓霍姆勋爵说道，“人们会希望结识她，同她交朋友。我们得坐车前往拜访。我承认我感到相当庆幸的是，安斯特鲁瑟斯不在府上。”

“我也是。”韦索尔特答道，“人们有点想知道，他打道回府时与小姨子相会，会有何种程度的交往。他可是个让人讨厌的叫花子。”

几天后，布伦特太太拜访查尔斯·詹金斯太太后回家，回村里小街时半路上遇见了一辆马车，那些侍从她刚好认识。那是从邓霍姆城堡过来的马车，邓霍姆勋爵偕夫人以及韦索尔特勋爵坐在里面，当然是去拜访庄园。范德普尔小姐渐渐地开始引人注目了，也自然会的。这位小姐在邻里中的影响很可能大不一样，四

邻现今已听说过她的事了。他们看见了安斯特鲁瑟斯夫人同她一道乘车，她显然不再是位不接受拜访的病人，实际上却是穿着体面，心智正常。布伦特太太放慢脚步，以便不失风度地有幸接受活顶四轮马车里的要人的致意，并进行回礼。她感到邓霍姆府上的人举足轻重。有各色各样的伯爵，而邓霍姆这位则很尊贵，享有很高声誉。

一位看上去很普通的年轻小伙子骑着单车同马车一道进入村里，与马车并排走了一百码左右，在克洛克小餐馆面前下车，恰好布伦特太太就在附近。他看见她目送着马车及其随从，便举起帽子彬彬有礼地向她说话。

“这是斯托恩哈姆村，是不，太太？”他问道。

“是的，小老弟。”他的服装以及外表似乎表明，他是被称为“小老弟”的那种阶层的人，虽说他身上某个方面有点怪。

“谢谢您。那不是范德普尔小姐的大姐在马车里，对不？”

“范德普尔小姐的……”布伦特太太支吾着，“你是指安斯特鲁瑟斯夫人吗？”

“我忘了她的大名啦。我知道范德普尔小姐的大姐住在斯托恩哈姆，是鲁本·范德普尔的千金嘛。”

“安斯特鲁瑟斯夫人的妹妹范德普尔小姐，眼下在斯托恩哈姆庄园探亲。”布伦特太太忍不住又好奇地补充了一句，“你问这干嘛？”

“我打算去拜访她。我是美国人呢。”

布伦特太太咳嗽起来，借以掩盖轻微的喘气声。她先前听说过有关美国民主风气方面那些不同凡响的事，眼下却不好发问，真是恼人。

“马车里的女士是邓霍姆勋爵夫人，”她非常尊重地说道，“他们前往庄园拜访范德普尔小姐。”

“那么，范德普尔小姐还在那里，好得很。谢谢您，太太。”他再次举了举帽子，然后转身走进那家小小的餐馆。

邓霍姆一行在对斯托恩哈姆罕有的几次来访中，习惯由男仆以侍从的身分接待他们。这是种明显的、不情愿的供认。但这时开门的下人都是身材适中，穿着考究，举止训练有素。门厅一扫往昔无望的寒酸景象，显得美仑美奂，豪华舒适，别具一格。这种变化使人想起了魔力。邓霍姆勋爵反思道，人们一直使用的魔力在世间最简单也最具威力。借助环境，加之具有天赋，并且懂得外形和色彩的价值，又假使你有力量花上数千几尼购置虎皮、手织东方式地毯以及别的美仑

美奂的东西，贫乏状况是容易转变的。

客厅的气氛也发生了变化。乍一看便可以看见的是，在可怜的安斯特鲁瑟斯小夫人——人们过去普遍都是这样称呼她——身上，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她的变化还处于最初阶段，或许还不能称为转变。不过，靠着衣着、头发的精心打扮使之带有的柔性，以及眸子流露出来的光亮和皮肤下面隐约可见的红润色彩，人们会回想起，她一度是个漂亮的小女人，眼下也毕竟只有三十有二芳龄。

她妹妹范德普尔小姐有倾城倾国之貌，人们不需要任何踌躇就可以下结论。邓霍姆勋爵、他夫人以及他们的公子也都没有任何踌躇。一位女孩，四肢修长，外貌楚楚动人，爱尔兰后裔的蓝色的漂亮眼睛衬托着非同寻常的乌黑的眼睫毛，便拥有不容争辩的身体资本了。

她不是个令人好奇的带异国情调的小不点。那些小不点身上那种年轻人所特有的高嗓音很微弱，有时相当悦耳，始终显得热情洋溢。在美国人涌入的早期日子里，这种嗓音给了邓霍姆勋爵特别深刻的印象。她的话音中有种语调人们可能乐于回味。她走路的模样多么得体，颈脖上长满乌黑秀发的头部的姿势多么优雅！是了，她是属于新型人物，是美国后代。那些令人惊异、奇特地务实的美国人逐步演化、设计出了这一类型人儿，或许形象点说，买来设计师、原材料进行设计、塑造。他们从发觉拥有这些人才、原材料的那些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意大利、德国等，统一购置，然后沉着地包藏起来，收拾好，运回国内进行开发、完善。当这一发明物品变得完美无缺时，便派往世界各地。邓霍姆勋爵为自己幽默的想像所打动，不知不觉地微笑着注视那双深蓝色的眼睛。那双眼睛也带着笑意回眸，使他心里热乎乎的。接下来，他们的交谈一直没有停顿。而以往，造访斯托恩哈姆却常常有令人烦恼的冷场时候。邓霍姆夫人同丈夫一样感到高兴。一位极其娇媚的女子是邻里十分难得的新伙伴。

多比老人的烟斗的故事使韦索尔特事前有了心理准备，但他父亲看出了，此行超出了他原先的内心期望值。

乡间拜访并非总都很有趣、富有刺激，但这回却是。邓霍姆勋爵精巧地进行高明策划，引导范德普尔小姐谈到她的祖国以及她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看法。他知道她会说出一些值得倾听的东西，然后人们可以顺便地搜集生动的细节。从十三岁开始，她便置身于两个大陆之间进行心灵沟通，依照经过安排的教育计划的一部分，先是在一个国家读几年书，然后又好几年在另一个国家求学，接着又在别的国家花

更长的时间学习。假期横渡大西洋，乘坐父亲的私人车厢，同他一道旅行数千英里。按照这位男子汉的庞大规划，通过考察、开发，使他拥有一座座矿山、一条条铁路以及几乎相当于公国君主领地的大量土地。这一切都不过是她的生活细节，当然，增添了情趣和花样，但是似乎也不过是生活的正常结局。在较之世上其余人而言显得反常的范德普尔家庭及其同一阶层的人自己看来，这一切是正常的。

她没有反常的概念，在邓霍姆勋爵看来，正好最大限度地说明了她所完美地代表的一个方面的生活，他感觉到这种生活中罕有的诱人之处很完美。

他们走到外面观看庭园时，他发觉同她的交谈同样富有刺激。她讲了同凯吉士会晤的事，带他们参观选择种百合的地方。那里，一丛一丛茂密的百合花含苞待放，中间高大的圆当归在百合上方吐出了雪白的喇叭花。

“他可以受到信赖的，”她说，“我觉得他肯定可以信赖。他爱花儿，不可能这么爱花却不会管理。”她望着他，目光中带有真诚地渴望获得赞同的神色，邓霍姆勋爵感到刹那间她像个个子高挑、仪态万方的孩童。

不过，尽管他谈得很愉快，但不久便将她一旁的位置让给了韦索尔特。他务必不能成为一名自私自利的老翁，对她进行“垄断”。他神往地说道，希望他们能常常会面。他心里想，她肯定会喜欢邓霍姆城堡，那里的确全然是英国古老的地处，拥有显然她非常倾心的种种景象。有些是风景优美的古代遗迹，有些地方则令人震惊，比如说土牢、绞台——很久以前，家用绞刑架便摆在那里。这种刑具显然是所有尊贵家庭的居家设备中一种有效的辅助物。假如人们相信古老的传说，即那些令人恼怒的人如何被吊起来，绞刑架对家族而言便绝对需要了。

“当时，贵族受到尊崇。”他优雅地微笑着说道，“在那些日子里，一个人现身时，身前件件兵器叮当作响，一排排镖枪、长矛开道，背后是城堡主楼，其结果必然是下人卑躬屈膝、顶礼膜拜的那么副姿态。当一位仆人表示不敬或是不从，主人就用私家绞刑架将其吊杀，要不就砍去一只手，下人便养成了屈从和敬畏的习惯。现今，一个月前预先通知解雇，便是最厉害的惩罚，而全副武装的侍从身上现出的古代浮华虚饰形象只存在于喜剧歌剧中。不过，在邓霍姆城堡，我们可以让你观看这类古迹。”

他同夫人在一起，旋即对罗西表现得和颜悦色，使得罗西不再害怕他，最后，几乎是乐滋滋地谈到了她的伦敦之行。

贝蒂同韦索尔特一道散步。这天下午天气美好，他们走进园林浏览了一番风

景，树林间阳光灿烂。贝蒂觉得这位年轻人差不多像他父亲那样有吸引力。她这种认识可真大有趣。她已全然倾心于邓霍姆勋爵了，包括他那老年人仪表堂堂的脸孔，他的嗓音，挺拔的身材，优雅的笑容，诱人的风度，显得那么彬彬有礼，平易近人，情趣横生。他是那些一生下来便是典型人物中的出类拔萃者之一。她感到自己的父亲则是像他那样的美国人中的出类拔萃者。韦索尔特勋爵最终也会成为他父亲那样的人物。他从他父亲身上业已继承了仪表堂堂的外貌、美好的感受力和幽默感。是了，凡是另一个人身上无缘拥有的，从一开始便都赐给了他。她正想到的另一个人是指蒙特·丹斯坦，接着便说到了他。

“您认识蒙特·丹斯坦勋爵吗？”她问道。

韦索尔特稍微犹豫了一下。

“是的。噢，不，”他犹豫片刻后答道，“谁都对他不怎么熟悉。您碰见过他吗？”他语调中带有惊诧的色彩。

“我最近一次横渡大西洋时，他也是“梅里狄安娜”船上的乘客。出了点意外的事，俄顷之间我们偶然在一块。后来，和他又有了一次不期之遇。但我不清楚他是何许人。”

韦索尔特再次现出了犹豫不决的神色，实际上相当心神不安。她显然对于蒙特·丹斯坦这个家族的任何情况一无所知，不可能听到那些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个家族从正派人的世界消逝了的丑闻的细节。

眼下的这个人虽说当时与那件骇人听闻的事没有公开地搅和在一块，但一生下来便打上了耻辱的标记。他并没有拿出任何行动证实自己拥有可能使他称道的品质。人们通常理解他也是个坏种。假使像范德普尔小姐这样的年轻女子居然会垂青于这样的男人，那真是非同寻常。不幸的是，她竟然遇到了他。同时，鉴于他们是首次拜访一位貌美的外地人，不可能将实情说个一清二楚。

“他的美国之行相当有勇气。”他身旁响起了那个柔和的声音，“我原以为只有美国人才会那样将命运握在自己手里。他这种阶层的人，敢于面对牧场管理人员的生活，便意味着某种决心，意味着那种精神，”她对自己突然冒出的想像低声笑了笑，“也就是早先蒙特·丹斯坦家族的人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而着手搏斗的精神。他也去搏斗了，本该获胜。反正总会有一天会大获全胜的。”

“我对搏斗的事一无所知。”韦索尔特勋爵答道，那家伙给她讲了传奇式的故事了吗？“人们普遍的印象是：他去美国是为了自我消遣。”

“不，他没有自我消遣。”贝蒂用完全是断然的语气说道，“一家牧羊场不是供人消遣的……”她突然停住，静静地站了片刻工夫。他们已经走上了林荫道，她这时停下来，目光被一个隐约可见的人影吸引住了。那人一半身子坐着，一半躺在马路中间，身旁一辆自行车倒在地上。是个穿着廉价服装的年轻小伙子的模样。贝蒂凝望时，他似乎作了一下徒劳的努力，想站起身。

“那人病了吗？”她惊呼道，“我想他一定是病了。”他们立即朝他走过去，走到他眼前时，他抬了抬神色茫然的苍白的脸，前额上有个伤口，正不住地淌出一滴滴鲜血。其实，他脸上的确很苍白，自己似乎不知道在作何举动。

“你怕是受伤了。”贝蒂说道，说话时其余的人与他们会合了。年轻小伙子呆呆地笑了笑，显然下意识地用手从脸上划过，费力地抹去上面的血污。贝蒂跪下来，掏出自己手帕，轻轻地抹去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迹。韦索尔特勋爵望了望自行车，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他走下斜坡时链条断了，人倒下来猛地撞上了这块石头。”说着他用一只脚踏着一块相当大的石块。石块显然是从一辆装满了建筑材料的大车上掉下来的。

年轻人仍旧呆呆地笑着，一边摸索前胸口袋。他开始用带鼻音的道地的纽约口音断断续续地说起话来。安斯特鲁瑟斯夫人一听见这说话声便带着怀念的神情朝前跨了一小步。

“比任何其他打字机要好，”他咕哝道，“跳格键……边缘释放键……请您注意……立即……可以调整……德尔科夫打字机……市场上无可匹敌。”他摸索着找到了名片后，递一张给范德普尔小姐，人便瘫在她胸前失去了知觉。

“让我来扶住他，范德普尔小姐。”韦索尔特说道，一边走向前来。

“没关系，谢谢您。”贝蒂说，“如果他晕倒了，我想得将他平卧在地上。请您看看这张名片行吗？”

这正是蒙特·丹斯坦前一天看到的那种名片。

德尔科夫打字机公司

琼·巴里奇父子

纽约，百老汇大街

格·塞尔登

“他可能叫格·塞尔登，”韦索尔特说，“为自己的公司奔波。可怜的小伙子。不过，这一线索眼前没有多大作用。”

侥幸的是，他们离庄园府第不远。韦索尔特赶快回去招集仆人，打发人去找村里医师。邓霍姆一家人很仁慈，富有同情心，大家都捐出手帕止血。邓霍姆勋爵帮助范德普尔小姐小心翼翼地将年轻小伙子放在地上。

“我担心，”他说，“的确担心他的腿断了，压在他身子下面扭歪了。他该怎么办？”

范德普尔小姐望着她姐姐。

“罗西，把他暂时送往府第行吗？”她问道，“显然没别的办法了。”

“行呐，行呐。”安斯特鲁瑟斯夫人说道，“怎么能打发他走，可怜的人儿。把他送往府第吧。”

范德普尔小姐嫣然一笑，注视着邓霍姆勋爵那老年人的赞许目光。

“格·塞尔登是我的同胞，”她说，“或许他听说我在这里，过来卖给我一架打字机。”

韦索尔特带了两个男仆、一副轻床垫回来了。格·塞尔登被小心谨慎地送往府第。下午的阳光透过祖传下来的栎树的枝桠，温和地抚摩他那显得精明、清新却毫无血色的脸庞。邓霍姆勋爵和韦索尔特勋爵都友好地伸出了援助之手。范德普尔小姐一直跟在旁边，一两次为他拭去不住从手帕下面渗出的血迹。邓霍姆夫人同安斯特鲁瑟斯夫人则跟在后面。

事后，格·塞尔登在康复期间常常感到遗憾。当时由于失去知觉，没能意识到让人前呼后拥那种尊贵，使他未能体会到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处于一种他本会称之为“妙极了的”带新奇意味的处境。他明白，假使他奶奶看见他让贵族和穿号衣的下人抬着，在有头衔的淑女陪同下，走下一家英国园林的林荫道，前往男爵府第接受照料，在她临终之际该也会增添一份欣慰之情，而宗教的临终慰藉几乎无法攀比，达不到同样效果。不过，他本人的看法，说实在的，同那位戴着饰有紫色缎带的黑网眼帽的老姬的看法大相径庭，而是更少带有恭敬的性质。他的快活本当是建立在大西洋彼岸的那种幽默感的基础上的，想到“流浪小子让一伙伯爵使劲拖动，鲁本·范德普尔的千金跟在出殡队伍后面”这一不协调场面整个儿引出不伦不类的效果，他内心里便乐不可支。他居然没能觉察到这种境遇，在他看来像是“浪费了金钱”。

他被安置在床上后，医师来了，发觉脑部轻微震荡，一条腿折了。既然安斯特鲁瑟斯夫人心肠好，允许留下，眼下最好还是呆在这个地方。结果，他被安置在一间卧室里，尽可能地过得舒舒服服。从卧室窗户往外望去，可以望见延伸开来的草坪和枝条粗大的树林。由于命运之神的任性干预，格·塞尔登虽说没能同鲁本·范德普尔本人套近乎，却绝对毫无疑问地同他那得宠的千金套上了。

邓霍姆宅第的马车走下林荫道时，有一会儿，大家陷于沉思之中，都默不作声。接着，邓霍姆夫人打破了寂静。“那么说，”她带着断然的语气柔和地说道，“那是位很可爱的女子。”

邓霍姆勋爵带着幽默神色现出了令人感到舒适的微笑，对她的话表示默认。

“是这话。”他说，“埃莉诺，谢谢你给我提供了维多利亚早期时代的一个非常令人赏心悦目的用语。我相信自己原先也是想这样说的。她是个美人，很聪明，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特性，但也是位可爱的女子。假使你允许我这么说，我可爱上她了。”

“假使你允许我这么说，”韦索尔特插话道，“我也爱上了她，而且全然难以自拔。”

“那样，”他父亲说道，目光中带着沉思的神色，“问题可就更严重了。”

第二十六章 “该是什么样的 人才能成为你——你呐！”

格·塞尔登两天后苏醒过来，躺着凝视自己这张有四根帷柱的床上覆盖着的印度印花布，有好几分钟，呆呆地愣住了。他躺在上面的是张有四根帷柱的床，是不？他的腿打上了绷带，无法动弹。他惟一记得的一件事是，当时正奔下林荫道上的一个斜坡，此外，便什么也不记得了。当时，他好得很嘛。这是张有四根帷柱的床不是？不错，的确是。这是那种华丽的卧室——他以前从来没住过的那类卧室——的部分装饰品？实际上，是第一流的？他瞪着眼望着，尽量想回想事情，但就是记不起来，便不知所措地叫喊起来。

“呔，”他说道，“这可让人受不了！搜查我好了！”

一位系着白围裙的很体面的人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是巴特尔的妻子，临时招请过来的。

“嘘——嘘，”她安慰地说道，“别担心，没有谁会搜查你。谁也不会。瞧好啦！嘘，嘘，嘘。”那口气就像他是婴孩似的。塞尔登开始意识到有种奇怪的虚弱感，躺在床上无助地望着她，这种神情不妨说有点可怜巴巴。或许他发痴了，跟他说话白费劲。

就在这时，门开了，一位年轻的淑女踱了进来。是位“中看的人”。格·塞尔登虽然身体虚弱，但并不妨碍他的观察力。“一位‘中看’的人，天呐！”看她一身装束似乎是要外出。她穿着色彩柔和、式样精美的服装，满头乌黑秀发上戴了顶帽子，帽边底下插了一朵奇妙的绣球大蓝花。乌黑的头发给了他一个提示。他先前站在蒙特·丹斯坦园林门口时，鲁本·范德普尔的千金驱车从一旁驰过，当时看见的即是这种头发。当然，他又发痴了。

“他怎么样了？”她向看护问道。

“小姐，他看上去整天都很舒服，”那女人答道，“不过还有点神志不清。刚

才睁开眼睛时看上去很清醒，但说起话来古古怪怪。说有件事让他受不了啦，不妨搜他。”

贝蒂走近床边望着他，迎着 he 抬起的两眼中那忐忑不安的询问的目光，禁不住大笑起来。她看得出，他没有神志失常，因而心里想道，她能理解他。她生活在纽约，不会没有听过那里的方言。她意识到，他那叫喊在巴特尔太太看来是说胡话，其实却很可能是表示，他发觉自己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处境，使他感到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后面这句话则是说，即使如何费尽心思搜查他，也找不到获得满意的解答的线索。

她俯身向着他，两眼中依然笑颜逐开。

“但愿你好些了。能将你的病情告诉我吗？”她问道。他声音不怎么响亮，但答话正是一位清楚自己话语的年轻人所作的回复。

“假使我没有昏了头，便挺好啦。小姐，谢谢你。”他答道。

“我很高兴听到你那样说。”贝蒂说道，“别心神不安的，你脑子很清醒呐。”

“我所需要的，”格·塞尔登不带成见地说道，“不过是想知道，我这是在哪里，怎么突然在这里。弄清楚了这事，会有助于我休息得更好。”

“你出了意外，”这位很“中看的人”解释道，两边嘴角和眼睛依然笑吟吟地，“你的自行车链条断了，将你抛下来，伤了你。事情是在园林林荫道发生的，我们发现了，将你带进屋里来。你是在斯托恩哈姆庄园。庄园属于奈杰尔·安斯特鲁瑟斯爵士。安斯特鲁瑟斯夫人是家姐，我是范德普尔小姐。”

“乖乖！”格·塞尔登不可避免地会这么突然叫喊起来，“乖乖！”此刻是如此辉煌灿烂，他的头一下晕乎乎的。他眼下身体状况不佳，头一晕乎乎便很不舒服，他不知不觉地虚弱地闭上了眼睛。

“对了，”范德普尔小姐说道，“闭住眼睛。我得在你体力强健些时才能同你说话。静静躺着，别想事。医师说你恢复得挺好。我会再来看望你。”

她轻轻地拖曳着衣裙走到了房门口，这时，他尽力睁开了眼睛。

“谢谢你，范德普尔小姐。”他说道，“谢谢你，太太。”然后又闭上眼睛，内心平静而又开心地喃喃而语：“嗨，如果是她的话，不妨让她接纳我。欢迎呐！”

她又来看望他了，天天如此。有时穿着亚麻布连衣裙，戴着普通帽子，有时是下午驱车出门之前或是之后，穿着色彩柔和、饰有网眼花边的衣服，还戴了花儿。有两三次是在晚上，露出可爱的玉肩，穿着拖地褶裙，显得风姿绰约，就像